

红

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官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，错，错。

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，莫，莫。

——陆游《钗头凤》

酥手

HONG SU SHOU

吴茱萸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少女无渔从王子与公主童话般的初恋开始，却偏偏经历了爱情生活中所有可能的磨难：父母的横加干涉、情敌的处处算计、爱人的懦弱与误会、上司的垂涎与侵犯……她向命运的深处不断坠落，先是陷入了师生恋的泥潭，后来又被企业家包养，生下一个没有名分的儿子……最终她发现自己竟完全地重复了母亲的一生，而母亲是世界上她最为鄙视和可怜的女人，少女无渔能否挣脱这可怕的宿命？

红酥手

吴茱萸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吴茱萸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酥手/吴茱萸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7.5
ISBN 978-7-5313-3189-6

I. 红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4167 号

红酥手

责任编辑 温去非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385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173 千字

印张 7.25 插页 2

印数 1—10 000 册

版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7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3812199

楔

她还是来了。

九月，绍兴，沈园。

雨“滴答、滴答”从房顶的青瓦檐上落下，暮沉沉的院子里，这故事发生了几千年，也像昨天才发生一样。林无渔站在人群里，高个，瘦，团脸，眼睛大而长，是东北女人色彩艳丽的漂亮。仔细看，也有些老了，手扶在树上，显出青苍来——即使这样，也可以想象出这双手曾经的美丽来。

身边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用手绢擦眼睛，说道：“这可真是悲惨的人生。”林无渔浑身一颤，转过身，那女孩哭过，早又笑了，可是一句“这可真是悲惨的人生”，却挥之不去，背景里好像还有陆游和唐婉穿梭往来的身形。

真的十六年就过去了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个约定，可是她总算是来了，即使他没有来，就算她替他也来了吧。她转过身，要走了，她来沈园已经三天了，可是——他竟然来了，秦晋——她十六岁认识的人，也认识了十六年的人，混在一队游客里，正走向她。林无渔止不住眼圈一红，他却擦肩而过，快步走向那面墙，一个年轻女人挽着他的胳膊。

导游一字一句念道：“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……”与他身边的女人相比，林无渔自惭形秽，那女人至少比她年轻十岁。林无渔转过身，脸上还有泪，她宁愿相信，那眼泪是一句“这可真是悲惨的人生”扣着她的心弦。

秦晋回头，帮身边的女人拈掉头发上草籽一类的东西，他肯定是经常这样做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这次却像施了定身法，手在半空愣住了。她疾步而走。身后传来他的喊声：“林无渔！”

秦晋几步走到她面前，四目相视，半晌，方说道：“你来了。”她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嗯。”这就是他们多年以后见面时他同她说的话，好像他们昨天刚见过。

秦晋身边的女人走过来，嗔怪道：“秦晋，你看见朋友，怎么不给我介绍？”秦晋只得说道：“这位是乔娜，这位是林无渔。”乔娜看起来是一个年轻时尚、心直口快的女孩子，大声笑道：“跟没说一样——我是秦晋的未婚妻，你是谁？”秦晋看了一眼林无渔，方低声说道：“林无渔是我的老同学。”乔娜表情夸张地说道：“哇，老同学，这么巧，在这里遇见。”伸出手，同林无渔握了握，又笑道：“我和秦晋本来要去上海，买一些结婚用的东西，秦晋一定要绕道来绍兴，还有一些朋友一同来的，我们约好晚上吃饭，去酒吧喝酒，不如你也一道去？”接着，乔娜向林无渔介绍起当地的风景、小吃，俨然一个绍兴通。

乔娜自己也说累了，拖着秦晋的胳膊往园子外面走，说道：“这个地方没什么好看的，不过是后人附会罢了——早就说要去吃饭，偏偏你又要来这里，破树，破院子，装模作样地弄两首陆游、唐婉的词在上面。”又对林无渔笑道：“一道去吧！”林无渔笑道：“我不去了，我明天一早的飞机，再说那都是你们年轻人去的地方。”乔娜咯咯笑道：“你跟秦晋可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！刚才秦晋也说不去，他嫌闹。”乔娜的手机响了，乔娜对着

电话说道：“你们先点菜吧，我马上到。”林无渔说道：“咱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。”秦晋面露难色。乔娜说道：“秦晋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想同她在一起，不想同我在一起。”林无渔一惊。乔娜笑道：“我去找我的朋友，你去陪你的朋友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我也不用看你跟我的朋友在一起受罪。”林无渔没料到乔娜说出这一番话，竟没有一般女人的小性。秦晋说道：“那好吧，玩得开心点。”乔娜在他脸上小鸟啄米似的亲吻了一下，扭身走了。

乔娜把空气搅热了，她一走，光亮消失了，热闹喧哗之后突然的安静，有点让人不知所措。林无渔笑道：“她不错，年轻，也漂亮。”秦晋笑道：“她是这样，对什么都不在乎，比我洒脱。”林无渔想到乔娜对自己丝毫不疑，竟有一些悲伤——天底下哪有如此大度的女人，乔娜是断定她老了。如果一个女人对待另一个女人如同防贼，那是因为这个女人还有竞争力。

秦晋说道：“怎么说来说去，还是她？”林无渔也笑道：“是啊。”心里头的话太多，像隔着一扇门，众人争抢着往外挤，反倒都堆在门口，谁也别想出去。秦晋说道：“去吃饭吧，走这一天，我也累了。”林无渔说道：“好啊。”秦晋说道：“吃什么呢？你喜欢哪家菜馆？”林无渔说道：“这几天，我都是在住的酒店里吃，他们那里有一家专营绍兴菜的餐厅，实在不知道别的地方。”秦晋说道：“就去你那里吧。”

宾馆离沈园不远，散散步，几分钟就到了。坐在餐厅里，秦晋笑道：“我现在最想吃咱们学校门口朝鲜小店里的大碗冷面，不知道那家店现在还开不开？”林无渔说道：“那一片全拆了，要开发高档住宅小区，连学校都要迁走了。”秦晋显然不知道这个消息，叹息道：“真的啊？我们学校要拆了！”林无渔说道：“其实这也是早晚的事。”秦晋说道：“是啊，每年不知道要拆多

少栋房子，可是真要拆了，以后想回学校去看看，都没有地方可去了。”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两个人说些不相干的话，对在沈园的重逢只字不提。一句“你来了！”一句“你好吗？”还能再说什么呢？

半晌，秦晋问道：“你母亲好吗？”林无渔说道：“还好，就是记忆力不大行了。”秦晋清了一下嗓子，好像那里真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，说道：“家里其他人都好吧？”林无渔用汤匙搅着青花瓷碗里的茶树菇，低眉道：“都还好。”林无渔说道，“你父母还好吧？”秦晋说道：“都还好，乔娜是我母亲选的，她对以前的事也不是没有后悔。”他们之间，有太多不能说不能碰的往事，谈话无异于地雷阵上行走，一路小心，断断续续，欲言又止。

吃过饭，林无渔邀请秦晋上楼坐坐。林无渔住的是一个标准间，窗户正对着一棵丰满的桂花树。林无渔从小冰箱里拿出可乐和巧克力等几样零食，笑道：“他们冰箱里的东西，价钱贵得离谱，味道也不好。”秦晋的电话响了，他接完电话对林无渔说道：“乔娜和那帮朋友玩疯了，他们发现了一个通宵营业的酒吧，今晚不回宾馆了。”林无渔“喔”了一声。

夜深了，秦晋也不说回去。林无渔说道：“不如你今晚就睡在这里吧。”显然秦晋一直在等这句话，林无渔当真说出来，他还是相当吃惊，半晌方说道：“喔！”侧身躺在林无渔身边，伸手把灯关了。林无渔又在自己这边，伸手把灯拧开。他笑道，“你喜欢开灯？”她笑道：“我想记住你。”他温柔地抚摸她，可是当他进入她身体的时候，变得猛烈而有力量。在她看来，与其说这是因为他的热烈而不如说这是因为他的仇恨，最后他的仇恨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，正好击中她。他们熟悉对方的身体，好像在想象中他们已经无数次地做过这件事，一招一式，恰到好处。

这让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满足。她蜷缩在他的怀里，他像一个体贴的丈夫，低声在她耳边说道：“你感觉怎么样呢？”她说道，“我说不出来，我好像到达了一个想象也到达不了的最远处。”他低声说道：“进入你的身体，让我觉得好像回到了故乡，回到了家。”

窗外的雨早停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明亮的下弦月，清冷通透，像一片薄冰。林无渔披衣坐起来，向窗外望去，秦晋把薄被往她身上围了围，说道：“我想起很多我们过去的事情。”林无渔说道：“过去我们有那么多时间，都没有做这件事，却是在最不当的时候做了。过去，是回不去了；未来，也走不进去。这么多年，总是处在这样进退不能的情境里。”秦晋低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睡吧！”

清晨，林无渔收拾好旅行袋，秦晋还睡着，她俯下身，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，走出房门，到总台付了账，坐最早一班开往机场的大巴，走了。她知道，等秦晋醒来的时候，他会回到他和乔娜的宾馆，而乔娜也会回到他的身边，带着隔夜的沾着年轻气息的疲倦，他们会继续购物，准备结婚。她觉得他应当同乔娜这样的女孩结婚。他们看上去是美满的一对。

林无渔和秦晋也曾经是美满的一对。

林无渔坐在大巴里，大巴在开往机场的路上。风从耳边吹过，路边的树木一棵一棵地向后闪去，像是一双双眼睛躲在命运的身后，眨巴，眨巴，注视着她，处处提醒着她和他这十六年的故事，还有，这已经只剩下个尾巴的青春。

第一章

1. 秦晋之好

那一年，也是九月的早晨，林无渔穿上一件宝石蓝短袖衬衫。这是她昨天晚上睡觉前压在枕头下面的，果然服帖多了，对着镜子前后照照，把头发在脑后系成一个马尾。收拾妥当，走进小饭厅。

油条装在青花搪瓷盆里，她母亲正在煤气罐上煮豆浆，林无渔皱皱眉头说道：“怎么又是这种油唧唧的东西？”她母亲头发上缠着红的绿的塑料卷子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现在能有这些吃的就不错了，哪一天我老了，轮到你天天让我吃这些东西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”林无渔说道：“你一定要在开学第一天，说这些没轻没重的话，才觉得痛快，是不是？”她母亲把铁勺子在锅沿上碰得“嗑嗑”响，说道：“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我应当说什么？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，重点高中你考上了，那是你的本事；我不能拿出钱让你读下去，那就是你的造化了。”

每次争吵归根结底都扯到钱上。她母亲把豆浆盛了两碗，一碗往她面前一泼，豆浆顺着碗的内壁滑了一条弧线，竟没泼出

来。她母亲阴沉着脸说道：“高中三年，要是再考上大学，又得四年，这么好几年，我可怎么办呢？”她母亲是一心要她读师范中专的，可以节省一大笔钱。她知道她母亲心里怪她只为自己的前途想，不考虑她母亲的难处，可是她母亲还不是一样。她抓起书包，往外走，她母亲在身后说道：“好好一碗豆浆又不喝完，哪一天你挨了饿，就知道可惜东西了。”她母亲一扬手把自己那碗喝了，又把她喝剩下的半碗也喝了。

因为是新生报到的日子，林无渔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，操场上，走廊里，到处是学生和家长。林无渔顺着教室门上的小木牌，一间一间找过去，高一·七班，正是她的班级。待要往里走，却有一家子堵在门口，男孩低声道：“你们快回去吧！你们说的那些话，我都能背下来了。我只是上学，又不是充军。”那是一个瘦高个子的男孩，白净文气，看上去家境不错。他母亲笑道：“你看你这孩子，我们来送你，你就没面子了？”

那男孩一转头，看见林无渔站在门口正微笑着看着他，不由得满脸通红。他母亲说道：“你站在那里挡着门，让人家怎么进去？”又对林无渔说道：“你们是同学，以后要互相帮助啊！”他母亲说话的时候，手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胳膊，声音温和。他母亲因为林无渔是她儿子的同学，也爱屋及乌关心起来，问她上学是骑自行车，还是坐公交车，如果骑自行车就要加小心……男孩低声对林无渔说道：“你别理她。”他是认定她会嘲笑他，十六七岁的孩子，对父母的过分关心很感到羞愧。他母亲对她说道：“记得有时间到我们家里去玩！”她微笑应承着，他闪开身，她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，还听见他母亲在身后说道：“真是一个漂亮的好孩子。”

后来他多次对她说道：“你第一次看见我就笑了。”她说道：“是吗？我不记得了。”他说道：“笑了。”逼得急了，她说道：

“是笑了，笑了怎么样，嘲笑的笑！”

没有排座位，先来的同学东一个西一个，散坐着。林无渔看见唐琳向她招手，坐到唐琳身边。唐琳跟她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，对于和她考上同一所高中，又分到同一个班，唐琳显然比她更高兴。唐琳低声说道：“天这么凉，你怎么还穿短袖？”她低声说道：“我只有这件衣服穿得出来，昨天太阳还晒得冒烟呢，谁知道今天早起就变了天。”看来她们是相当要好的朋友，她并不隐瞒她的窘迫。

一会儿，在门口碰面的男孩也走了进来，坐在林无渔和唐琳前面。随后一个女孩走进来，长发，单眼皮的大眼睛，眉毛高挑，径直坐在那男孩旁边。男孩问道：“你才来？”女孩笑道：“我早来了。”男孩说道：“还说早来，怎么没早见你，不是才进来？”女孩说道：“刚才我在教室门口看见你爸和你妈，我怕他们和我啰唆，有我自己的爸妈和我啰唆，还不够烦，专等他们走了，我才进来。”女孩一边说，一边从书包里拿出一大盒巧克力，递给男孩，男孩摆手，女孩说道：“这可是莎多达巧克力，正宗的美国货，上个月，我爸不是去美国了吗，特意带回来的。”女孩性情开朗，拿出巧克力，分给周围的同学，也把巧克力递到林无渔面前，林无渔冷然道：“我最讨厌美国货。”女孩笑容僵在脸上，唐琳伸手接过巧克力，打圆场道：“我顶喜欢莎多达巧克力了。”女孩在林无渔脸上狠狠地剜了一眼，转过身去。

唐琳低声说道：“不吃就不吃，何必一上来就得罪人呢？”林无渔说道：“要你做好人！”林无渔和唐琳在一起，好像就是为了衬托对方，唐琳胖，个子矮，林无渔瘦而且高；唐琳眯缝眼，林无渔杏仁眼；最主要的是唐琳厚道，林无渔刻薄。她们在一起唐琳的厚道就更厚道，林无渔的刻薄就更刻薄。

林无渔说道：“我跟你比不得，莎多达明明不知道是什么东

西，偏偏说：‘我最喜欢莎多达。’”唐琳说道：“少说话，总比得罪人强吧！”林无渔果然不说话了，只看着唐琳抿嘴笑，唐琳笑道：“你不说话，也像不怀好意。要说什么，尽管说吧，我真怕你把自己噎着。无非是‘要你管闲事，要你装好人。’”林无渔笑道：“这回你可说错了，我说的是：‘你头上有一个大青虫。’”唐琳不信。林无渔说道：“不信你自己摸摸看，这回可现报了，你说这大青虫也是个嫌贫爱富的，专门看上你。”

唐琳从书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，对着头发照了一照，竟真爬着一条大青虫，张嘴就要叫出来。林无渔一把捂住她的嘴，笑道：“别叫，看你上学第一天就被别人笑话了去。”唐琳说道：“快给我拿下来啊！”林无渔笑道：“我不管，再说你自己怎么不拿？”唐琳急得快哭了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不敢嘛！”两个人在座位上咕咕唧唧，早惊动了前面的男孩，男孩转过头来，一抬手，把唐琳头上的青虫顺手扔到窗外，对着唐琳笑笑，唐琳的脸“刷”地红了，林无渔看着唐琳说道：“咦，你脸怎么红了？”

班主任来了，先点名，点到谁的名字，谁就站起来应声“到”。花名册是按升学成绩，由第一名到最后一名排的。老师念道：“第一名，秦晋。”竟然是先前在门口碰面的男孩站起身，应了一声“到！”班主任笑道：“秦晋，好名字，古语有‘秦晋之好’，你父母一定跟陕西和山西有一些关系吧？”秦晋答道：“我母亲是山西大同人。”老师点头。

又往下点名，点到李蔓琪，秦晋同桌的女孩站了起来。林无渔想，等点到自己的时候，老师要是问自己名字的来历，她能告诉他是因为她母亲生她的时候特别想吃鱼，而根本没有鱼吃，所以叫无渔吗？她打定主意就说是水清则无鱼的意思。林无渔的入学成绩，是相当靠后的，点到她的时候，像一幕剧到了尾声，观众和演员都有些倦了，老师没问她名字的含意，也没有几个人看

看这个叫林无渔的人是谁，所以当秦晋回过头，对她笑笑，她记住了他看她的表情。

名字点完了，又排座位。按大小个，男生站一纵排，女生站一纵排，站在同一横排上的男生和女生就是同桌。李蔓琪个子中等，站在队伍中间，秦晋个子高，站在后面。李蔓琪一心想跟秦晋同桌，也不避讳，拉着秦晋，让他往前站。唐琳个子又比李蔓琪高些，站在李蔓琪后面。纵排越走越短，唐琳回过头冲林无渔笑了一下，算来算去，唐琳很可能和秦晋同桌，谁知，李蔓琪却突然退到唐琳身后，说道：“我好像比你高一点，你坐前面吧。”唐琳心怀不满，也无可奈何，李蔓琪的得意，也只维持了两秒钟，老师过来对秦晋说道：“秦晋，你个子高，你到后面去。”李蔓琪低声咕哝道：“前面也有大个子不管，偏到我这就眼尖了。”秦晋倒显得满心高兴，竟然和林无渔同桌。

点了名，排了座位，发了新书，就回家了。路上，唐琳说道：“要不是李蔓琪把我推到前面去，老师也许注意不到秦晋，其实谁高一点，矮一点根本就看不出来。”林无渔白她一眼，说道：“我就见不得你们这样，一个秦晋，不就是分数高点吗？白不吡咧，瘦不拉叽的，怎么就成了唐僧肉了？人人都想跟他同桌！你看那个李蔓琪，她要是嘴再大点，准能一口把我吃了。还有你——”林无渔一根手指点着唐琳，说道：“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我，快说，你是不是也特别恨我跟秦晋同桌。”

开学只几天，同学之间就混熟了，相互之间你家、他家乱串起来。林无渔对这类事是相当漠然的，她不去别的同学家，更不邀请同学到自己家，常来常往的只有唐琳一个人。

星期六下午，学校里放假半天，唐琳气喘吁吁地来到林无渔家。林无渔穿着水绿色宽脚长裤，头发刚洗完，还没干透，衣服

后面披了一块白毛巾，溷湿了一大片。唐琳一进门，低声问道：“阿姨呢？”林无渔说道：“去买菜了。”唐琳这才大声说道：“你们家没有电话太不方便了。”林无渔说道：“当面说，不是更好。”唐琳说道：“刚才秦晋给我打电话，要你家电话号码，我说：‘她家没有电话，有什么事，我给你转达好了，反正我们住一个大院里。’他不说什么事，一定问你的地址。”林无渔说道：“你告诉他了？”唐琳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到你家里来，没办法，他一定要来，我也拦不住，就先跑过来跟你说一声。”林无渔说道：“就这点事，也值当你火烧屁股似的跑来？”

林无渔的母亲回来了，一手提着菜篮子，一手把半张报纸搭在前额上挡太阳。唐琳起身招呼道：“阿姨回来了！”她母亲边把菜篮子里青枝绿叶一样一样往外拣，边对唐琳说道：“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学校里说不完，大热的天，又巴巴地跑到家里来说？”唐琳笑道：“也没什么事。”唐琳一向怕和她母亲打交道，站起身要走。林无渔拉着唐琳坐下，她自己有时冷淡唐琳，不觉得，可是她母亲冷淡唐琳，她心里却十分不愿意，说道：“唐琳，你不是顶喜欢看琼瑶小说吗？我这里有一本《烟雨蒙蒙》，看完再走。”唐琳拿起书翻了一翻，说道：“我还是拿回去看的好。”林无渔不便勉强，只得让她走了。

林无渔从窗户往外望去，四周这几幢水泥板楼，也有十几年了，显出老旧相来。院子中央有一棵大柳树婆婆娑娑地垂下枝枝蔓蔓，几个小男孩蹲在斑驳的阴凉里弹玻璃球。向阳的地方，不知谁家晾的被单，有格子图案的，也有动物、花鸟的。一会儿唐琳走了出来，低着头，绕过花花绿绿的被单，进了对面楼，到家了。

玩玻璃球的小男孩，争执起来，推推搡搡的，一会儿又好。她嘴角不禁浮上笑意来，她想起来，她和唐琳也是这么大就

在一起玩的。

好像也是这样的下午，她七八岁吧，刚刚上学。那一天，一个人在家玩。那时她常常一个人玩，院子里的孩子大都被家长警告过不许和林家的孩子一起玩。柜子顶上的一只花瓶让她着迷，长颈大肚绿釉缠金枝，平常是不用的，她母亲只在过年的时候拿出来插上几支塑料花，应应景。她把小木凳垫在脚底下，晃悠悠地伸长胳膊去拿，一失手，花瓶掉在地上，碎片崩了一地。她母亲回来，劈头盖脸打了她一顿，她哇哇大哭。她母亲也给气得大哭，边打边说道：“我怎么这么命苦，我这一辈子都被你害了。”她趁她母亲一时不备，跑出门。她母亲余怒未消，喊道：“你滚出去，就别回来。”她边跑边哭道：“我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可是她能去哪儿呢？站在楼根底下哭。天黑了，唐琳和她妈妈回来了，唐琳妈妈问她：“为什么不回家呢？”她不答话，只一声递一声地抽搭，唐琳妈妈把她带回家，又问她：“到了阿姨家，你就别怕了，谁欺负你了？告诉阿姨，阿姨给你做主。”唐琳妈妈是个温和的人，每次看见她和她母亲，总是微微一笑一下，从不像别人那样，一抬头，一翻眼睛，就过去了。

她告诉唐琳妈妈是因为她打碎了妈妈的花瓶，妈妈打她的。唐琳妈妈说道：“为着一只花瓶也值得把孩子打成这样？”她对唐琳妈妈说道：“我恨我妈妈，我妈妈不喜欢我，我妈妈也恨我。”唐琳妈妈把她搂在怀里，也抹起了眼泪，说道：“你妈妈只是一时心气不顺，才这么下狠手打你的，你可不许恨你妈妈，她也够难的，天底下没有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孩子。”

她在唐琳家吃过晚饭，唐琳要求她哥哥把收藏的小人书全部拿出来给林无渔看。后来，唐琳妈妈说道：“天太晚了，咱们把无渔送回家。”唐琳跟她玩好了，不叫她走，她也不愿意回家。

唐琳妈妈好话说了一堆，才说通了，把她送回家。她母亲碍着唐琳妈妈的面子，说了几句客套话，当真没再打她。从那以后，唐琳时常来找她，两个人一起上学，一起写作业。大院里的孩子也渐渐同她玩了，可是她从来都只和唐琳最要好。

她一点点长大，从大人的只言片语里，知道了一些她和她母亲的事。大致情形是，她母亲和一个有妇之夫生下她，那男人可能相当有地位，因为她们现在住的房子，就是那个男人从院子里一户人家手里花了二百元钱买的。那男人专门有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，每次来，都给她母亲送很多东西，吃的，穿的，用的，应有尽有。后来，她母亲大了肚子，男人却很少来了，人们才开始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再后来，那男人就无声无息地蒸发了。她母亲靠给人做缝纫活为生。有人传说，她母亲先前在那男人手里弄了不少钱，要不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又没有亲友接济，专靠打零工是很难维生的；也有人说，她母亲一边做缝纫活，捎带脚也同那些男主顾手脚不干净，不尴不尬赚些钱。

从小，她母亲跟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“我这一辈子都被你害了”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屋里洗头发，她母亲从外面回来，心气不顺，踢盆踢碗。她从头发缝里看她母亲，突然觉着奇怪，像她母亲这样的人，这样不清不白的背景，她自己也算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她母亲竟然领着她一路活下来，从未发生过电视剧里游街示众一类的事情。

她母亲瞪视她，眼神厌恶道：“看什么？水泼了一地，鞋都湿了。”半晌，又恨恨道：“我这一辈子都被你害了。”她把头发从盆里一甩，水淋淋地披了一脑袋，对她母亲怒目相向道：“你还好意思说，我都不好意思听，这一辈子到底是谁害了谁？——你说说看，谁让你把我生下来的？你为什么生下我来？为什么？是我自己一定要你生下我来的？是我求着你的吗？是我求着你做

我的妈的吗？”一字一句，像条蘸血的鞭子，乱扫一气。她母亲的脸色由白变红，由红变成苍灰色，眼神也一点点暗下来，像纸堆里燃尽的火苗，“噗”的一声委顿下去。后来她母亲再也没说过这句话。她母亲知道她是长大了。

林无渔坐在窗台上，脚有些麻了，正要换一个姿势，忽然看见秦晋站在大柳树底下，正往楼上张望。她跳下窗台，到镜子前照照，拢拢头发，打开衣柜，换上一条葱白色到膝盖的裙子，又觉得老气，找来找去，也只是这么几件衣服。她忽然觉着可笑，天天坐在一个座位上，她这是怎么了？竟这么样地在乎起来！索性把柜门关上，照旧穿着原来那条水绿色的宽脚长裤。

秦晋上来，是她母亲开的门。等听到她母亲喊道：“无渔，你同学找你。”她从房间里出来，秦晋已经坐在小饭厅的椅子上，喝着母亲倒的白开水了，白开水装在干净的白瓷碗里。她母亲正问秦晋道：“你家住在哪儿啊？”秦晋答道：“淮河小区。”她母亲说道：“喔，那里住的好像都是一些当官的，你爸爸妈妈做的是什么官？”秦晋说道：“我父亲是物资局的副局长。”林无渔觉得她母亲的话过于露骨了，拦住话头说道：“秦晋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秦晋说道：“学校不是要成立课外活动小组吗，我参加了写作小组，组里有好几个同学想请你也参加。因为咱俩同桌，他们特别叫我来问问你。”林无渔笑道：“就这事啊！”她母亲在一旁问道：“都有哪些课外小组啊？”秦晋说道：“那可多了，写作、画画、生物、篮球、钢琴，每个小组都有专门老师辅导。”她对秦晋道：“我还得想想，不是到下周报名才停吗？”秦晋点点头。

她觉着，既然秦晋是为这事来的，她已经回答他了，他就可以走了，可是秦晋坐着喝水，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她母亲笑道：“你们两个到房间里去说话，免得我在这里，你们年轻人拘束得